

漢書門			
三	三	四	
〇	七	四	
〇	七	一	
〇	三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四	漢
〇	〇	四	書
〇	〇	一	
〇	〇	三	
架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3
冊數	30 (8)
函號	280 82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YM

© Kodak, 2007 TM: Kodak



北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外郎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長孫嵩

五世孫公

長孫道生

玄孫幼

兒 兒子 熾

紹遠子覽

長孫肥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眾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

原時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
遼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僂俛
從之見道武于二漢亭道武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
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
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元卽位山陽侯奚斤北
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
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
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于畔城軍頗失利
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鄺酒及江南食物
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
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
峭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
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
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臯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
潰裕剋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
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
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太武卽位進爵
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
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爲患蠕
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

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
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
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
殘害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
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
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
危道也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
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
汚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輦
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

八十諡曰宣王後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廷
子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
罪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諡曰安王子敦字孝友位北鎮
都將坐贖貨降爲公孝文時自訟先世勳重復其王爵
薨諡簡王子道字念僧襲爵父之隨例降爲公位左衛
將軍卒諡慎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
光祿少卿卒諡司空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
史父轍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儉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
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

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從爾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周文臨夏州以爲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別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爾朱渾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隔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荆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鄖縣令泉璨爲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卽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

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口吾所不能測也

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勲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總管七州諸軍

事陝州刺史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
暮竟無情容其謹慤若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
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斂以時服素
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並奉行之
又遺啓請葬周文帝陵側并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
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鄜國公
諡曰文荊州又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
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鄜國公儉
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
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

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
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
挹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
脩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潮公元定伐陳沒江南
卒隆弟平最知名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爲周衛王侍讀時
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
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京官屬以平爲少司
寇與宗伯趙芳分掌六府隋文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
及爲丞相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

平代之爲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
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
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
以下貧富爲差儲之間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
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
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
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
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
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後突厥
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
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
百疋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
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
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爲相州刺史甚有
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鑿甲
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
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
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吊平以師孝爲勃海郡主
簿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害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

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卽位除南
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
臣不加罪黜太武卽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
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漢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赫
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前驅遂平其國
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
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
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
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諡曰靖道生廉約身爲三司
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

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
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
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
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
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爲三公
當世以爲榮子旌位少卿早卒旌子觀少以壯勇知名
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爲公帝以其
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
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師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

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
觀司空討降之後爲征南大將軍薨諡曰定葬禮依其
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
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爲前將軍從孝文
南討宣武時爲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
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
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
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初
承業旣總強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

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
內實防之會鮮于脩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
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
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
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
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沱承業未欲
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脩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
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
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頌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
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離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復以承

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有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顧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實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實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人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雖州平除雖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

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尉公錄尚書事
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尔朱使承業入洛
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
封開國子承業表請廻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
暉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
武帝入關承業時鎮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尚書
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
州諸軍事雖州刺史諡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鬪雞走馬
力爭殺八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
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
十餘歲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
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
裕羅生二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彥本名儁
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
武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爲心
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
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
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
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
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

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
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
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
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
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啟捨汎階十七級爲子義貞求官
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勳封平原縣伯
義貞弟兄字若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游尤善談
論從魏孝武西遷別封鄴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刺史並有能名襲爵平
原縣公卒子熾嗣

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
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
其選隋文帝作相自御正上士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
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
同三司及帝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卽授內史舍人
上儀同三司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累遷
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
部侍郎大業中歷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潭寇張掖
令熾擊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帝幸
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守攝左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靜子

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惟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鷗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鷗相獲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莫昵近之以學彈射

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脩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

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
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
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
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
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
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
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
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
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
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
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
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
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
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
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人發
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
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
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
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
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

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
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
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
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
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
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
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
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
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
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
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
敬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
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
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
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
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
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
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
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
侯死遣晟往吊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

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脩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番池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于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迎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

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
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
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
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
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
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
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
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
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
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
光照數百里天狗實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
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道奏知尋以染干爲意彌
且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
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
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
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
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
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
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抄略往
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

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
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部
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
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
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
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
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
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
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
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言
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馮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
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
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
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
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
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
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
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
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
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

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
遇文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
衛知門禁事卽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
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
以子行布在迤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也於
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
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
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
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
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
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
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
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
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
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
放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
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後除淮
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
悼惜之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
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

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生柱國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碩歎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爲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祚復封上黨郡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

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
方當降物和精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
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俄改授禮
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呂加大
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
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
始下泊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
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
聞厥理且黃鍾爲天大呂爲地太簇爲人今縣黃鍾而
擊太簇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

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
縣黃鍾而擊太簇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從此而議何
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爲作巫音齊之
衰也爲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
稱爲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
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
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爲宮
大呂爲角此則大呂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
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
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

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
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
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
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
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
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大蕤
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
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
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爲宮雖有
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爲君則陽之正

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爲正調便
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
林鍾爲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旣清且韻妙合真體然
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
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
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
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
是遂定以八爲數焉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
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
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爲小宗

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
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
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脩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
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
案周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
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
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
音屬紹遠邁疾未嘗以面陳慮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
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
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迺取順守
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
易之典其縣八筍簾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
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
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
爲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
吾旣爲人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
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
二八僎氏之鍾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
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摧而言足
爲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爲

稱旨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况陛下以臣自
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
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諡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
覽嗣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愠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
曉鍾律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明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爲
師表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公卽位是爲武帝超拜
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
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名善帝謂曰
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

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武帝崩受遺
輔政宣帝時位上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隋文
帝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
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
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欲乘釁滅之監軍高頴以禮
不伐喪乃還文帝命覽與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
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
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
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
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侍太子宜數參見之柱臣

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主秀納
覽女爲妃後爲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位宋順臨三州
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
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
侯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涇二州
刺史以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
周文及羣臣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
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
人次云匡救其惡旣出西閣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遣

其次答者周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
爲玉壁總管頗有威信卒於鎮贈柱國諡曰簡自喪初
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
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爲上所
追惜如此子嶸嗣旌弟禮少以父任爲散騎侍郎與襄
城公盧魯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
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在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二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
毅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禦侮左右帝
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屢有軍功後從

平中山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
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準爲主妄造祿言
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
號鉅鹿公儒爲長史據關城連引下零殺害長吏肥討
破準於九門斬仇儒禽準詔以儒肉食準傳送京師輟
之於市夷其族除肥兗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
肥與毗陵王順等爲前鋒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
肥還鎮兗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
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
原西摧兗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諡
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
射爲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
卽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衆鎮
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卽位封平陽王蠕蠕大檀之人寇
雲中大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州討大檀
大檀北遁追擊剋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破之翰
清正嚴明喜撫將士薨太武爲之流涕親臨其喪喪禮
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諡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降
爲公位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
寬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贈吳郡諡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
歷事累世邈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
明允智謀通贍堂堂焉有公輔之望審審焉有王臣之
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
外內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隨之榘矱也道生恭
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並列暉炫
朝野門社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
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
妙熾乃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
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
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
鏑之旅涓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世
祿不亦宜乎肥結髮內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罔不棄
散關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殞先構臨喪加
禮抑有由哉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于栗磾

孫勁 六世孫謹

謹子寔

仲文 寔弟翼

翼子壘

寔子頤 翼弟義

義子宣道 宣敏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脩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

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
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
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
獲帝顧而謝之後爲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
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
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稍將
軍栗磾好持黑稍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遷豫州刺史
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爲邊界栗磾勞來安
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
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
旣濟帝深歎美之太武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
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累遷外都大官
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自少總戎迄於白
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
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
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
洛拔恒畏避屏退不敢逾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爲侍中
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
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于
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

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敕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誠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

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冲璽書述敘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豫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法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卽斬其五二元首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帝與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爲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諱而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守無變宣武卽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會

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
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
厲色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
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
禧惡烈剛直出之爲恒州刺史烈不願蕃授謂彭城王
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
以疾辭宣武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
祭三公致齋於廟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
及明烈至詔曰諸父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
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
敢辭乃將直閣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
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
領軍進爵爲侯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
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
知其計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
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狂不足爲慮願
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爲慰車駕還宮禧已逃詔
烈追執之順后旣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
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子
祚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

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
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
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
父爲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嚴備果如所
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
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旣表貞固之誠亦以名
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爲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
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
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
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旣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
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
爲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
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
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爲列卿於
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
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賊罪顯暴者以狀聞
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
刺史高聰賊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除華州刺史遭繼
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忠與吏部尚
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

高肇忌其爲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乃
出忠爲定州刺史旣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
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書
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劔杖
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
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劔杖相錫循名
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
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
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忠與侍中
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卽位忠與門
下議以帝冲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
人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
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卽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
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屬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
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
中忠卽殿中收顯殺之忠旣居門下又總禁衛遂執朝
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
祿四分減一忠旣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
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
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

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已賞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傳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司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

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司尚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司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忠歷任禁

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
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
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
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
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
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待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
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崇自知必死先表養
亡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乞以爲嫡靈太后許之
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諡法剛強理直
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諡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

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諡法除僞寧真曰武夙夜恭事
曰敬宜諡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
多阻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
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
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
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爲武衛將
軍謀廢元又黜爲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鎮
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
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毀辱如此月餘乃
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風歷朔華并恒四州刺

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爲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恭莊公自粟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余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

平東將軍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謹著勳追贈太保建平郡公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臺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爲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

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
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賊望見
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
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
爲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
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特相禮
接使其世子佛陁拜焉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
等謹請馳往喻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
信於是西部鐵勒會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
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衆不
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
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
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
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衆孝
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斗牛邏會章
武王爲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
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
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
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
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卽是

北史卷二十三 列傳 十一
也有司以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
軍之狀靈后遂捨之後從尔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
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
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
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
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追羣兇請都關右然後
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
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
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
三年大軍東伐爲前鋒進拔弘農禽東魏陝州刺史李
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郡公又從戰河橋
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太子太保芒山
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神武乘勝逐
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
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
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謹諫以爲景情難
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兵鎮潼
關加授華州刺史賜秬鬯一卣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
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
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譽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

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懸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方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旣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跌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督爲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旣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

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
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
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
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
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
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
辭謹既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
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
衆議始定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太宗
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
明帝令謹遙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
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爲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
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人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
各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
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師道自居大司寇楚
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
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
爵以醕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
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
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

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
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
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爲國之道必須有
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
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
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
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
皇帝再拜受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
時有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
賜金幣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

年薨年七十六武帝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千
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
軍事雍州刺史諡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
於文帝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
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
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
一人無間言每誡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
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
遷尚書是歲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行周文刻

石隴山上錄功臣名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爲開府儀同
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
進爵爲公魏恭帝二年羌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
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剋又令寔往遂破之周
文手書勞問賜奴婢一百口馬百匹孝閔帝踐阼授戶
部中大夫進爵延壽郡公大和二年廷州蒲川賊郝三
郎反攻丹州遣寔討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燕國
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
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諡曰安子

頡

頡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象宰宇文護見而器
之以女妻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歷左右宮伯郢州
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尉遲迥
之反時總管趙文表與頡素不協頡將圖之因臥閣內
詐疾文表獨至頡殺之因言文表與迥通謀其麾下無
敢動者時隋文帝以迥未平慮頡復生邊患因宥免之
卽拜吳州總管以頻敗陳師賜綵數百段及隋受禪文
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按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頡當
死上以其門著勳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後襲爵燕國公
尋拜澤州刺史免卒于家子世虔頡弟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鬣就學耽習不倦父寔異之曰
此兒必興吾宗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文帝問曰聞兒
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
嘆之後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個儻
有大志氣調英拔起家爲趙王屬安固太守有任杜兩
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
韓伯儻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
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
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
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字文護之黨也先生
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
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疆禦有次武徵爲御正下大夫
封延壽郡公以勳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及
尉遲迴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迴遣其將宇文威攻
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胄
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郡人
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
潰圍而遁達于京師迴屠其三子一女隋文帝引入臥
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
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迴將檀

讓時韋孝寬拒迴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仲文曰尉遲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非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卽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有仁心三也忻自是遂安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迴將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孝寬棄城走

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戰仲文令趣食列陳旣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王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善淨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善淨以爲檀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

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文曰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
歸如卽屠之彼皆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特衆來薄
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譟毗羅軍潰
皆投洙水死水爲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
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
入朝京師文帝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
十人拜柱國屬文帝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
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曩者尉迴逾
亂所在景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
死迴特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

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
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
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霧摧劉寬於梁郡破擅
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
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螳聚之徒應
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生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
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隣羣寇北掃旄頭內安外撫得
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隣式遏蠻貊
鎮綏蜀道臣兄顓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定傳首
京師王謙竊據二州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朕廟庭

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
或侍衛鈎陳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
雲雨之施則寒灰更然枯骨還肉上覽表并翼釋之明
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
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
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鄒頡山至護軍州北
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踰山追
之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奸詐令仲文勘錄
省中事所發摠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
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

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
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
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晉王廣以
仲文有將領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
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
還煬帝卽位遷左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
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
指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
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因擊大破之至
鴨淥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

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旣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杖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

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擊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主拜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文帝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武衛將軍謹平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

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文帝聞之賜奴
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六宮建除左宮伯孝閔帝踐阼出爲渭州刺史翼兄
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勳存寬簡夷夏
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
州咸被攻圍使必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
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
鈔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
自走勞師以往非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
問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
入以功增邑尋徵拜右宮伯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
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乃至蕭撝王褒等
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於帝曰撝梁之宗子褒梁
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
翼定其班次於是差矣明帝崩翼與晉公護同受
遺詔立武帝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
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
武帝行親迎之禮命翼總司儀制狄人雖躡踞無節然
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爲時
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武帝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

太子及諸王等相傳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
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
護以帝委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爲小司徒加拜柱國雖
外示崇重實疎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
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
元惡旣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疎不聞親陛
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
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脩邊
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
武帝旣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

二國聞之亦增脩守禦翼諫曰壇場相侵互有勝敗徒
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人敬
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
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時大旱
涇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羣祀
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卽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
之聚會歌舞頌之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
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駟詣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出詔
翼自宛葉趣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
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卽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

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陽總管以宜陽地非
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
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
承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
喜復見翼並壺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徙豫州陳將魯
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象初徵拜大
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
舊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抄掠居
人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
之及尉遲迥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
之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綵一千五百段并珍寶服翫
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
縣一千戶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
許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大尉
或有告翼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按驗以無實見原三
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諡曰穆翼性
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子璽嗣
璽字伯符少有器幹仕周位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
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帝受禪
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歷汴邵二州刺史所歷並有恩

惠後檢校江陵總管邵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歷洛熊二州刺史亦粗有惠政以疾還京師卒於家諡曰靜有子志本璽弟詮位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讓儀同三司翼弟義

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專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進

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卽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帝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子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王謙構逆隋文帝謀將於高穎穎言義可爲元帥文帝將任之劉昉曰梁睿任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爲元帥義爲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將達奚悉於開遠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歲餘以疾免歸卒於京師贈

豫州刺史諡曰剛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城安縣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爵爲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隋文帝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維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印燹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上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

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
建合宜封樹得所則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盛
業宏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
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
之謂高頴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
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
以見志焉未幾卒官年二十九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
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爲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王
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位大司空智弟紹上開府
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賜上儀同平恩縣公弼弟蘭

上儀同襄陽縣開國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恒州刺史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果礪有武功於三世兼以
虛已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
以功名自終烈氣槩沈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
殆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
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至誅滅抑其
幸也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爲大厦之棟梁擬巨
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
樂而常以滿盈爲誠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
旣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

休戚與存與亡加以總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宜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盛矣

北史卷二十三

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崔逞 子願 孫彥 休 五世孫峻

王憲 會孫昕 聯 封懿 族曾孫回 回子隆之 回族弟述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會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為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暉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暉滅苻堅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

萬曆二十六年刊

北史卷二十四

列傳

太守爲翟遼所虜以爲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爲祕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逞攜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錄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道武攻中山未剋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鳴食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旣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中原道武以爲悖君臣之體敕逞與張袞爲遵書答使亦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袞爲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袞遂賜逞死後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毅禕嚴顛初逞之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固獨與小子顛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爲讎顛字太冲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謹爲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地邪乃以顛爲冀州刺史入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

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
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始崔浩與顓及滎陽太
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顓三人別祖而模顓
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
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顓不淨
處跪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
兒也浩小名桃簡顓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
二家獲免顓五子少子叡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
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

或字文若顓兄禕之孫也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
兵郎贈通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
知名早卒或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
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卽愈後
位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今多
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或
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
景哲子罔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
仕魏爲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爲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
太子家令武平中爲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
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

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
佗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固性廉謹恭儉
自脩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曰
夫恭儉福之興傲侈禍之機乘福興者浸以康休蹈禍
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吾沒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
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脩遵父命景哲弟
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謹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
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
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

王嶷欽其人望為長子娉休姊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
文納休妹為嬪頻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
旅之隙手不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
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詔以
北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
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
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
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
弟黃又亡固求出為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
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內安之時

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
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
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歎引談
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爲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
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懷其德澤
入爲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
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
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
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乂
庶長子舒挾持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
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
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乂子議
者非之子悛

悛字長儒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爲魏宣武挽郎
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
傑之起爭召悛兄弟悛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
劫取之以爲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爲開府諮議參軍
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
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悛作色而前曰若其賢
明自可待我高王旣爲逾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

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爲孝武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悛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爲黃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悛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

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悛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祕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悛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今僕恨其精神太適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

刻畫馨欬爲洪鍾響曾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凌以籍地自矜常與蕭祇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
少遐晚謂凌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凌亦無言直
曰余每謂盧元明日天下盛門唯我與尔傳崔趙李何
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葬後凌又竊言黃領小兒
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啓文襄絕凌朝謁
凌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領兒何足拜也於是鎖凌
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凌
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邢出告凌子贍曰尊
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贍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

元康爲言於文襄曰崔凌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
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凌若在邊或
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
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
不弘凌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
則奈何元康曰凌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
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凌勳舊召
捨之凌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
卿以爲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
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

第九弟子約悛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妻太后爲博陵王納悛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悛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爲馮氏厭盡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劾與悛俱召詔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競尋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爲九段悛以疾卒獄中悛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悛所爲然性侈耽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悛子瞻

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雋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辟爲開府西閣祭酒博陵崔暹爲中尉啓除侍御史以父與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暕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

命贍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凌俱待宴爲詩詔問邢邵等曰今贍此詩何如其父咸曰陵博雅弘麗贍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贍父子揚情欲引贍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情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贍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情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情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友粲將東還贍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皆歸吾於何聞過也贍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孝昭踐阼皇太子就傅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贍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贍與馮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司以爲後式時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爲一議朝士莫不雷同贍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贍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贍議若是須贊其所長

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贍居
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贍容貌
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遽竟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少
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
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爲中惡此碑乃贍父徐州時所
立故哀感焉贍經熱病面多癩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
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
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
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
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偏急以贍舉措

舒緩曹務煩劇附驛奏聞因見代遂免歸天統未加驃
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
諡曰文贍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
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
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贍食便往造焉贍不
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
筋恣情飲噉贍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
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
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
不傾耳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籍者爲潦倒而

贍終不改焉常見選曹以劉逖爲縣令謂之曰官長正
應子琮輩乃復屈名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
敗焉有集二十卷悛弟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爲丞相掾
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望見
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
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
其多醉乃止天保初悛爲侍中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
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嘗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
將罰之試使爲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
常侍光祿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儵

儵字歧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
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
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
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
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
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
道崔儵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儵嘗酒
後相調儵曰偃邈無聞思道譏儵云高曾官薄齊亡歸
鄉仕郡爲功曹補主簿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
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

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
儼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
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儼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命上坐
儼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
儼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
追停儼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
師子世濟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仕魏爲潁州刺史
以貪汙爲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刑賦詩五
絕與諸弟訣別不及其兄悽以其不甚營救也子彥武
有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

爲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爲青州刺史放盜魁令出
其黨遂以爲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
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
身罪驟爲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
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
岳彈糾失官性兼使氣後自脩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爲
博洽後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爲陽斐副恥居斐下自
負才地呼斐爲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
僕武德郡守子侃弟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髮挂
木而死子珪子植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聿弟子約五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 三十一
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翟九作
孝風吹卽倒禫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
姿神雋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目武定中爲
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
於子約二歲每退朝夕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
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乾明中爲考功
郎病且卒謂瞻曰自諸兄歿而門業頽替居家大唯吾
與爾命之脩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餒矣休弟黃
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
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愍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

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懷爲長謙求尚之次女曰
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
日成婚休誠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
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誠
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
之犬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爲著作佐郎監
典校書後爲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
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
開解晚頗以酒爲損遷司徒諮議脩起居注加金紫光
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尼在吳國

北齊書卷之四十四 列傳 三十一
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
州刺史暹兄通

通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爲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
二郡太守通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
譽延壽子隆宗簡率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
太守仁信待物檢慎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
諡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
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子昇武安
中連元瑾事伏法暹宗人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
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爲滎陽太守神麴中平滑臺

歸降後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爲崔浩
輕侮而不爲浩屈與崔顛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
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
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歸之其母張曰汝父
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
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爲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
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麴中被執
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
爲閹人初真君末模兄協子衰利爲宋魯郡太守以郡
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守卒衰利二子懷順次恩仍

居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
家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
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
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
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
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爲本
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卽位遷廷尉卿出爲
上谷太守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
大官復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爲

并州刺史又進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
特賜錦繡布帛珍羞醴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諡曰康
子崇襲崇弟疑字道長孝文初爲南部尚書在任十四
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疑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
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
出或免唯疑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疑實昏終得保存
後封華山公入爲內都大官卒子祖念襲爵祖念弟雲
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交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
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卒
官贈豫州刺史諡文昭長子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壘舉手極上爲率與
太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
南王悅辟爲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
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
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子爲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
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
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
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
執板却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與
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

形安敢以親王寮寮從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
酣暢昕先起臥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
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
府主自忽傲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
郎以兵亂漸起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黃門侍郎王
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書右外兵郎中出爲
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守于時年凶人多
相食昕勤恤人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邵俱爲
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
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

執我邵乃免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雋奏言比因
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
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
卽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
愔重其德素以爲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
梁魏收爲副並爲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
憲臺劾昕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並坐禁止齊文襄
營救之累遷祕書監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
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
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爲笑樂所
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
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
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爲良
二千石齊文宣踐阼拜七兵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
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
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文宣以昕疏誕非
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云王元景每
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
無勳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
龍文之劔仍啓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誠宜清

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
任情威福在已能使直而爲枉曲反成絃害政損公名
義安在僞賞賓郎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儉楚
曲盡風制推此爲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
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爲百姓所任違窮逼不
改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肅莊於梁爲主除銀青光祿
大夫判祠部尚書帝怒臨漳令嵇疇及舍人李文師以
疇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疇曰自
古無朝士作奴疇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
疇言啓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徵爲解之
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
朝臣酣飲疇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
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
二十卷子顓嗣卒於燕郡太守疇母清河崔氏學識有
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醜籍世號王氏九龍疇弟暉昭晞
晧最知名暉字元旭少與疇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書
舍人贈兗州刺史昭字仲亮少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
許性敦篤以兄弟知名卒於考功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
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

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
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
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
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
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遊遊輩
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
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
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
非獒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
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獒吾豈願其必獒但理契無疑

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旣疑其非獒亦可疑其
是獒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獒而營護雖非獒亦無損疑
其非獒而不療儻是獒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
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
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颺
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
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
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
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
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

定近善狎惡不能不務吾弟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回邪致相誑誅舉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惛然

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主上顯顯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

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
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曰慎一日王獻欵不自勝曰
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
對晞焚之後王承閒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
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
曰天下禁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
醉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
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
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
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
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佗姓出納詔命必權
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
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
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
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
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
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早用
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
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

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爲左
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
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
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晞曰
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
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
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變化盼響斯集雖執謙挹
糝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
須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
異揆是以雷震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

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
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
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沓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
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沓等伏隸
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
晞尋述沓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
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
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旣發
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相
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阼

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卽徑進也因敕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

冠服導引趨拜尋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旣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鑿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楊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臯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入於市

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
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
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
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被猖求追無
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約
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
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
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撩曾
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
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
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
三司監脩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
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
良辰美景嘯詠邀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
方外司馬指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
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
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
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
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迫
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會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

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又作三公矣齊亡周武帝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爲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鸞雀何啾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大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

統末脩國史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子伯奉朝請待詔文林館皓弟曄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封懿字處德勃海蓊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曄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戶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爲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於世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

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奴刑
爲宦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
刑者由浩也後爲中曹監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
州刺史贈勃海公諡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暉太尉奕之後也父鑿初
磨奴旣以回爲後請於獻文贈鑿寧遠將軍滄水太守
回襲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
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
時爲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賑恤
免其兵調州內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

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
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
爲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
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
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
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崔氏姦通時人稱之
後爲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
公諡曰孝宣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
亂冀州自號大乘衆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

大都督元遙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
未到郡屬介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
報雪因持節東歸圖爲義舉遂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克
之乃推爲刺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
隨高乾奉迎於滏口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
隆之鎮鄴城未幾徵爲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
介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
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
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
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
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晉陽魏孝靜立除吏部
尚書尋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
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陰招冀州豪望爲
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隆之首參神武經略
奇謀皆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
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啓贈太保諡宣懿神武後
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馬子如
言其德美爲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歷事五帝以
謹素見知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
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

物情如此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存器
局釋褐祕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
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
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脩
開旬日而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祕未發喪
文襄以子繪爲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勳臣官
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
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
爲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敗平救子
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諡曰簡子
寶蓋襲子繪弟子繡位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
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
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女婿司空婁定遠爲瀛州刺史
子繡爲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讌集言戲微
有褻慢子繡鳴鼓集衆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
釋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脩恬素清靜位瀛冀二
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隆之佐命加
贈殿中尚書離州刺史諡曰文子孝琬字士禕七歲而
孤爲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焉
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

子少師邢邵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脩飭學尚有風儀位祕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遙授中書侍郎還坐受魏收囑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聞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爲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爲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談戲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佞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爲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後主意不

萬曆二十六年刊
七史卷二百一
一

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僧尼佗事
訴者鬻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於極
法其家珍異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性
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
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子君確君靜
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確等二
人皆坐死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琰城
子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
棄州北走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諡文恭子纂嗣鑿長子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

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稱之歷位大尉長史
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弟子肅
肅字元邕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
兵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勳勳從兄鴻尤相親
善所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懿從兄子愷字思悌
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
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
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
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
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
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
如者多矣頗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
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
蓬頭垢面而後爲賢言者慙退以兼員外散騎常侍銜
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
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
中正勃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中以兄考事于軌軌
曰法者天下之事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
軌在臺中稱爲儒雅除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

賢亦爲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旣以方直自業高
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
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
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脩身之本姦回讒佞
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
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
大議偉伯參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
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
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
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

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爲關西行臺引爲行臺郎及寶夤爲途偉伯與南平王固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爲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刪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河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

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脩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宮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

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緯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爲國進

稱而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趣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迹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駮乃嫌脚踏許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恠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舊位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闕涉經史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太守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皇中卒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爲災休
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
公之才猶且爲累況未足諡其高下能無及乎瞻詞韻
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
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
霸業子繪寔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斂嗇愆無
乃鄙哉

光史卷二十四終

